

梦蕉亭杂记

陈夔龙

中华书局

目 录

整理说明 1

序 1

卷一 2

卷二 26

整理说明

本书作者陈夔龙(1855—1948),字筱石(一作小石),号庸庵,别署庸庵居士。贵州贵阳人。光绪十二年进士,历任河南、江苏巡抚,四川、湖广、直隶总督。辛亥革命中曾镇压滦州新军起义,杀害革命党人。后隐居上海,仇恨民国,是有名的清朝遗老之一。他著有《梦蕉亭杂记》、《水流云在轩图记》、《松寿堂诗存》、《近花楼诗集》、《庸庵尚书奏议》等书。

《梦蕉亭杂记》记述了作者一生的经历和耳闻目睹之事。其中叙述戊戌变法、袁世凯向荣禄告密、戊戌六君子被害,义和团运动,以及慈禧太后西逃后,他充当奕劻助手,参与议和、签订《辛丑条约》等事件都较详细,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本书由钟碧容据 1925 年刻本整理。

序

庸庵尚书同年著《梦蕉亭杂记》成，出以示予，且属为之序。授而读之，其体与欧阳公《归田录》、苏颖滨《龙川略志》、邵伯温《闻见前录》为近；于光宣两朝朝章国故，与其治乱兴衰之数，言之綦详。盖公之尹京兆也，际拳祸炽，八国联师入犯，国势岌岌若累卵。公参与和议，周旋李、荣两文忠间，应机立断，斡运无形；其外除也，督漕淮表，抚汴若苏，既督两湖，督直隶，皆号为天下重镇。当之者回皇周章，无所措手足，苟焉以济其欲者无论矣。负宙合之望挟其亢厉不可一世者，挥斥无度，招倾险浮薄之徒，袒西 中，先风气而逆之，卒之鹵莽灭裂，一发而不可收，不旋踵而祸人国。公学养既醇，廉静而寡欲，不急功，不近名，而于人才之臧否，事会之缓急，皆深维而切究，虚中以应之，故所至蒙其休。辛亥之变，森举川决，海内骚然，而公坐镇畿辅，匕鬯不惊。逊位诏下之前数日始引疾以去；终始一节，世尤高之。观于是编，宅心和厚，持论平恕，不谿刻以刺时，不阿谀以徇物。其事变所经，纪载翔实，足备论世者之参稽；谓为公之政书可，谓为国之史稿亦可。而以甲子之变，潜龙在野为终篇，其拳拳忠荇之忧，天日可鉴，尤有不忍卒读者。予垂尽逋臣，泚翰简首，益不禁孤愤填膺，悄焉欲绝已。乙丑立夏日，冯煦时年八十有三。

卷一

虫声四壁，皓月在天。庸庵居士与儿辈纳凉于梦蕉亭花阴深处。默数年华，忽忽已六十八甲子矣。后此之岁月如何，天公主之，诚不敢自料；而前此一生之经历，暨耳所闻目所见，虽无可述，亦有足资记忆者。爰成随笔若干条，命儿子昌豫录之，名曰《梦蕉亭杂记》。时宣统三年后甲子年七月十三日也。

余生平百无一长，所堪自信者，律身惟一俭字，治事惟一勤字，待人惟一恕字。克勤克俭，大禹所以传心，恕字终身可行，又吾夫子自勖，并以勖弟子者，圣贤功业非所敢期，但得其绪余，亦可以飭躬行而经世变。小子识之。

自惟由少而壮，由壮而老，无日不在怵惕惟厉中，甫届八龄，严亲见背，茕茕在疚，惟孀母是依，是为余孤苦时代。弱冠幸登贤书，南宫累次报罢，幸而获售，已近中年。埋首郎潜又十余载，自分冯唐白首，巷遇无期，是为余沈滞时代。厥后遭际时会，摧授京尹，督漕一稔，遂抚汴吴，未绾蜀符，旋移湖广，今上初元复拜北洋之命，不知者群诧官符如火，实则受恩愈重，报称愈难。夫变每生于不测，而祸旋中于所忽，积薪厝火，岂敢谓安，是为余忧患时代。国变以来，侨居沪渎，乡关万里，欲归不得，末疾纠缠，已逾十载，桐悲半死，杨岂生稊，是为余衰病时代。自兹以往，未之或知，佛法谈过去身与未来身，究不若现在身迹象可寻，非同向壁虚造也。

辛丑简任漕督，移抚汴吴，升督湖广，遂领北洋，前后十年时抱慄慄之惧，而不愿居赫赫之名。所以自慰者，厥有三端：一不联络新学家，二不敷衍留学生，三不延纳假名士。衙斋以内案无积牍，门少杂宾，幕府清秋，依然书生本色。连圻僚友，有讥余太旧者，有笑余徒自苦者，甚有为以上诸流人作介绍者，均一笑置之，宁守吾素而已。

人生科名为一事，禄位又为一事。余年十九捷贤书，业师谭紫垣先生（讳元奎，道光甲午举人），精子平术，谓余乙年既中乙科，丙年必中甲科，连捷可卜。诃丙子会试，榜发荐而未中，沉沦十载，至丙戌岁仍逢丙，始克释褐。当殿试之前，李菰园少詹（后官礼部尚书），约集同乡诸同年于寓斋习书，大卷虽不能工，较诸君子未敢多让；诃传胪日，赵仲莹同年居然大魁，菰园之从弟小洲同年（名端集），家松珊兄，均列二甲，入翰苑，而余以一字之误，竟置三甲，以主事用，签分兵部。京师习惯，以吏、户二部为优选，刑部虽瘠，补缺尚易。工部亦有大婚陵工保案，以冀捷获。惟礼、兵二部为最苦，礼部尚无他途杂进，依然书生本色；最次莫如兵部员司，以常年测之，非二十年不能补缺。菰园少詹深惜余不入词馆，又以戎曹无可展布，叹余有才不遇，良朋知己，迄今铭感。诃事出意料之外，甫十年，余已补缺，又五年遂升京兆，持节漕河，匪特同乡赵李诸君望尘不及，即丙戌一榜同年置身青云，亦未有如余之早者。然余仕途升阶，仍系拾级以进，初无躐等之获，捷径之干。此无他，时会不值，则一第如登天之难；遭际适逢，则八座如拾芥之易。其中殆有天焉，非人世恒情所能揣测者也。

京官得缺早迟，均有定数，丙申年五月，随荣文忠公（时为兵部尚书），赴津查办事件。公余茗话。公问余年几何，补缺约计何时。余对曰：行年已四十，到部已十年，叙补名次第八。即每年出缺一次，亦须八年始能叙补，恐此生以冯唐老矣。公云：观君骨相气色，五年内必有非常之遇。而部中补缺例须计俸，未可躁进，相与吁叹久之。诃五月杪事竣还京，司吏来告，余名已列第三，迨至七月杪，竟列第一，八月缺出，居然顶补。缘同曹诸友，此数月中，有丁艰病故者，有请假告养者，并有改官外省者，纷纷离部，不啻为我前驱，宁非奇事。诃不一月又有缺出，各堂以余升补，为他友巧于营

谋，以势力攫取去，余姑让之。厥后，某友一帆风送，洊升苏藩，而余适由汴州调抚江苏，转临其上。某友来谒，追维往事，颇有惭色，余则下车一揖，倾盖如常，前尘昔梦，久已忘之矣。

吾乡丁文诚公宝楨督蜀时，唐鄂生中丞炯以道员在川候补，一见待以国士，倚任极专。薛云阶尚书允升时，升任成绵道，未履本任，改署建昌，尚书不悦，且疑中丞碁之。不数年间，中丞超擢云南布政洊升巡抚，尚书亦入为刑部侍郎。甲申法越之役，中丞防边失利，拿交刑部治罪，部定斩监后〔候〕，秋后处决。合肥李文忠、湘阴左文襄暨文诚公，均密保人才可惜，请旨弃瑕录用。不报。丙戌冬至前二日，勾决届期，同乡亲友预为中丞备办身后各事，是日天未黎明，余往行刑处与中丞诀，深虑天威不测也。时张文达公之万为刑部尚书，薛为左侍郎，仁和许恭慎公庚身为右侍郎，恭慎现官军机大臣。定例每逢勾决，由右侍郎监刑，恭慎驰往菜市口候旨。中丞蒙恩免勾，发往云南，交岑制军毓英差遣，尚在菜市口席棚，静候发落；比时部中司员，以事非恒有，无旧例可寻，竟乏办法。恭慎谓左堂系刑部老司员出身，必谙例案，所居老墙根又与菜市相近，嘱往请示。尚书亦依违其间，故作不解，所司不得要领，回白恭慎，姑令带回刑部，再作区处。中丞惊魂甫定，久识狱吏之尊，只有随从到部，迨至狱门，提牢厅不肯收受，谓系加恩发遣之员，岂能再行入狱，而此外无栖身处，中丞在狱已二年余，狱中房间颇精洁，坚欲进内居住，纷纷扰扰，日已将夕，所司各员由丙夜将事至于日昃，疲惫不堪，均不顾而去，卒徇中丞请，暂宿狱内。刑部司员办事，卤莽至于如此。翼日余到兵部，忽见刑部差役持公文解送中丞来署，听候发遣。余商之所司诸友，作何处置。金云：军流等犯例由兵部发遣，中丞系交滇督差委，并无罪名，兵部不能过问。余本此意，晓谕刑部差役，令持原文回部销差，并伴送中丞回其世兄住宅。中丞谓薛云阶为刑部老吏，此事一定手续彼岂不知，乃故作痴聋，任所属司员作弄，使我难堪，渠不过挟前在蜀中未经到任之嫌，以为是我作祟，其实彼缺为丁道士彬占据，与我何干？言极悻悻。厥后由刑部六堂具一公函，交中丞赍往滇省投递。中丞行至中途，奉旨赏巡抚銜督办云南全省矿务，持节入滇。前项公函，大可付之洪乔已。

京师为官产地，王侯第宅文武衣冠足为软红增色。第有三种人不易浹洽，余敬而远之。一曰翰林院，敝貂一著，目中无人，是谓自命太高；二曰都察院，风闻言事，假公济私，是谓出言太易；三曰刑部，秋审处司员满口例案，刺刺不休，是谓自信太深。姑以刑部论，犹忆大凌河马厂舞弊一案，上驷院员司受贿，经言官参奏，旨交刑部严审。该部以案情重大，请派大臣会讯，奉派兵部尚书荣禄、工部尚书许应骙，会同刑部审讯。文忠公派余与濮君子潼、裕君厚筠，庵师派端君方、何君乃莹、丁君象震为随带司员，前往刑部会讯。刑部承审此等钦案，均在秋审处。该处设提调四员，坐办四员，由堂上点派数员，与他部随带之员公同办理。彼等自谓熟谙刑律，动目他人为隔教。余到部后，调集全案卷宗，逐细研究，案中牵连拖累不下数十人，银铛满庭，景象亟惨。而最要关键，则全在上驷院受贿之某司员，一经承认，全案即可结束。诂熬审十数次，该革员挟有护符，一味狡展，坚不吐供。秋审处部案累累，每日提审时许，即须带回收禁，腾出法庭，办理部中案件，计奏派到部已月余，讯供毫无端绪，心窃忧之。四月初八日，余到秋审处，所司阒无一人，仅有茶房、皂吏看守，询知是日佛诞，阁署司员例放假一日，正徘徊间，端君午桥亦至，余谓来此会审，业已月余，刑部员司问案专讲例牌子，吾辈不便多发言，盍乘今日诸君不在坐，提出该革员一讯，剴切劝谕，或可得其口供。午桥谓然。立命皂役带案。往日均系跪讯，兹特设矮坐，告以吾辈同在部院当差，均有寅谊。不幸执事偶缘疏纵，致罹法网，但应得罪名决无死罪可科，至重亦仅军流，明岁即逢恩诏，应赦条款即须颁出，此日一经承认，案即议结，虽须往军台一次，转瞬即援恩诏释回，于执事为甚便，而此案拖累之数十人，即可先行发回，免使瘐毙诏狱，是执事之阴德，尤可为子孙造福；倘坚不承认，借以拖延岁月，万一颁发赦诏后始行结案，机会一失，永无遇赦之日矣。该革员初仍狡执，继沉思不语，卒乃慨然曰：今日蒙承审大人格外优待，不视我为阶下之囚，谕我之言，准情入理，令我感激；看在承审大人面上，我招

了罢，勿论斩绞军流，我不怨就是了。爰命承办吏录供，交彼画押讫，积月难取之供顷刻而定。余与午桥私幸今日不虚此行。诂翼日晤刑部诸公，谓此案得两君劝令画供甚好，惟供中所叙情节，种种与例不符，难以入奏，须重加审讯，录取正供。所言甚辩，只好听之。宁知渠等以犯供由吾辈取出，未经参予，于面子攸关，故作挑剔之语，卒之并未提审，即照原画口供结案。只奏稿由渠等拟定，余亦不愿主此稿也。刑部积习，于此可见。此后余由郎中径升四品京卿，幸不与科道较资俸。庚子考差临点不到，亦不愿与翰苑竞涖征。始终对此三等人，敬而远之而已。

余不入翰林，与玉堂诸君绝少往还，知其难于应付也。第有一事亟琐细而颇足增阅历者：平远丁文诚公宝桢，与朝邑阎文介公敬铭，道义论交，老而弥笃。光绪乙酉，余在文诚四川幕府，以计偕北上，文诚谓京师众正盈庭，朝邑尤副物望，到京必须往见。余遵谕拜谒，亟蒙奖借。未几，文诚在蜀病逝，公子慎五观察（后升粤藩，护理桂抚）嘱余往谒文介，乞为文诚作墓志铭，文介允之，并谓可请曹竹铭殿撰篆盖，王可庄殿撰书丹，均各允诺。文介墓志稿撰就，由余持交可庄书楷。迨时京师刻工，以琉璃厂西门翰文斋为第一，文介嘱交翰文镌刻。诂可庄忽来言，昨到翰文斋，见彼所刊成之字，与其笔意不合，凡所书铭石，必须厂东门龙云斋刻工方好，可否改延龙云刊刻，如不照办，请将所书者撤回，另请竹铭书丹，自改篆盖，谈次极其激烈。当徇可庄之请，商之翰文，令转交龙云刊刻。翰文不允，谓此碑石见方二尺六寸，京师少见，此石运入铺内，费十余人之力，哄动全厂，今若送往他铺，面子上殊为难堪。复往龙云，令其派人往翰文取石。龙云亦不允，谓与翰文交好，同在厂中营业，迹近攘夺，不便径取。此项生意，虽承王修撰照顾，情愿谢却。两方面所言，均有至理，余几穷因应，商之文介，文介笑曰：文人争名，商人争利，转费君调处矣。继而曰：此事不难处分，我有一同乡在琉璃厂碑帖铺，可令其派人往翰文搬取碑石，即将碑石交龙云，岂不两便。将来碑文刊成，即令彼椎拓以酬其劳，君谓何如？余曰谨遵命。惟此琐屑细事，致劳中堂调停，心颇歉悚。公笑曰：他人能调鼎，我调石，有何不可。维时文介为同官忌嫉，已开去枢廷差使，请假家居，故作此诙谐之语，以示旷达。然词人遇事拗执，不易应付，亦可见一斑矣。

李文忠公高掌远跼，才气横溢，中兴名将，三朝元老。然功满天下，谤亦随之。当甲午之役，冒天下之不韪，余时译署任差，日译公北洋所发电稿，折冲规画，煞费苦心。和议告成，公奉使出洋，联络欧西各邦，丙申回国，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，余始谒公于署中，亟荷赏识。大臣留心人才，识量诚不可及。然余赋性硠硠，公谒外无私觊也。戊戌六月，直督荣文忠公奏调余往北洋差遣，余以公为译署长官，北洋又其久经驻节地，爰往辞公，并询直省地方情形。公一见即谓余曰：荣相爱才若渴，君又在部宣勤，为渠器重。奏调固意中事，但我意可以勿庸，直隶我曾任二十年，地方辽阔，君在部任差，不谙民事，贸然前往，恐未见长，若以邦交而论，北洋交涉虽多，岂能多于总署，不如仍在署中效力，借资熟手。余唯唯。公又云：君恐辜荣相盛情，不便辞乎，果尔，吾当为君函辞之。余三复公言，明决可佩。如贸然往，于地方民事不能胜任，而交涉事诚不如译署之重要，但若由公代为函辞，亦嫌突兀；天津距京咫尺，不如自往，婉言辞谢。因将此意告公，公亦谓然。翼日，莅津谒荣文忠公，聆余转述公之言，即告余曰：合肥真爽直人，意良可感，不可负之；但奏调已奉旨允准，若不来，势须译署奏留。君速回京，谒合肥并述我意，请合肥具折奏留可也。即日回京谒公，公曰即刻奏留，惟此事之原委，我尚不周知，署中僚友亦恐不悉底蕴，不如君自拟一稿送来，较为简捷。余遵拟稿送去，公即入署飭承办司缮折呈阅邸枢各堂。翼日，具奏奉旨谕允，余仍为京曹矣。事后本部尚书刚相谓余曰：君留部，余亦得所臂助。余早拟留君，惧干荣相之怒。合肥竟能任此，诚为吾所不及。然合肥亦因人而施也，此意君不可不知。

传曰：一人定国。此言岂不谅哉。当戊戌政变后，宫闱之内，母子之间，盖有难言之隐矣。而一班薰心富贵之徒，致有非常举动之议。东朝惑之，嘱荣文忠从速办理，此己亥冬间事也。公谏阻无

效，忧惧成疾。适合肥李文忠外任粤督，行有日矣，来辞公，见公容貌清癯，曰何忧之深也。公谓文忠曰：南海虽边远，实一大都会，得君往，朝廷无南顾之忧。君行将高举远引，跳出是非圈外，福诚无量；而我受恩至渥，责备亦最严，近数日来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将何以教我。因密语，非常之变，恐在目前。文忠听未终，即大声起曰：此何等事，诂可行之，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，敢于尝试。此事若果举行，危险万状，各国驻京使臣，首先抗议，各省疆臣，更有仗义声讨者，无端动天下之兵，为害曷可胜言。东朝圣明更事最久，母子天伦岂无转圜之望，是在君造膝之际，委曲密陈，成败利钝，言尽于此。公闻之，悚然若失。翼日，以文忠语密奏，幸回天聪。闻某相国、某上公，颇拟借端建不世之勋，某上公并手拟一稿，开编公然有“废立”字样，公急诃止之。上公意颇怏怏，是诚不知是何肺腑已。余事后亲闻之公者，爰书之于简端。

光绪庚子正月，朝廷举行京察大典。顺天府府丞高燮曾、通政司参议张仲忻，奉旨休致，二君湖北籍翰林出身，在京薄有清望，不知缘何事罢斥。旨下日，都人士亟为惊骇，至谓枢府不能力争，戕贼善类。长白荣文忠公首赞枢廷，颇为清议所不满。查吏部则例，府丞出缺，例由内阁侍读学士及五品京堂共列入题本叙补，名曰正本。另咨取都察院四科八道衔名列为副本，一并请简。迨时余为内阁侍读学士（学士二人，一为张翼，非正途出身，例不开列）。通参业已被黜，光少尚未补人，鸿少某亦非正途出身，若论宪纲，应余升授。一日谒文忠公邸第。公云，高张两君特旨休致，余不能挽救，有惭清议，可若何？余谓往事勿论矣，鄂籍科道中雅负物望者，尚有京畿道御史胡孚宸一员，此次吏部题本请简府丞员缺，正本中只余一人，照例升授，胡孚宸名在副本中，余情愿让之。如胡孚宸硃笔圈出，楚弓楚得，匪特慰鄂人望泽之心，并可杜谏院多言之口。文忠极以为然。未几，吏部题本上达，文忠面请以胡孚宸升授。诂本内列名在胡之前者，乃工科给事中王培佑，日前因事召见，奏言拳民忠勇可用，颇蒙记注，两宫忽见其名，谓此人甚好，文忠承旨出，王培佑遂升府丞矣。到任未及三月，府尹出缺，竟邀特擢。所遗府丞一缺，仍归余顶补。适培佑奉差出京，府尹一缺，即以余兼署。迨其差竣回任，上以余承办接济四恒巨款，暨督理前敌转运事，正资熟手，命帮办顺天府尹事务。卒以王君办事竭蹶，调署太仆寺卿，以余署理京尹，再辞不获，强起任事。时仅两月，王君奉飭回任，余署仆卿，缘端邸不嫌于余，几为彼所中伤，不得不辞烦就简，暂避凶焰。然此两月中，身所经历颇多，可惊可愕之事，另有记载。未几，翠华西狩，余派充留京办事大臣。适两全权大臣入京议款，复令襄办和约，旋奉旨实授京尹，支持危局，一年有余，窃幸两宫回銮，余亦蒙恩简任漕督，厥后调任湖广。谗知高君燮曾掌教乡邦，张君仲忻，侨居白下，几经盘错，素志不渝。余以其才堪起用，专折奏保，奉旨甄录，未及来京预备召见，不幸国体改革，两君亦先后物故。悲夫！

功名迟速，原有一定，即服官内外，亦丝毫不能勉强。余在部当差，积资劳充职方司总办，亲友均以道府相期许；迨兼总署行走，又以记名海关道相推重，余均一笑置之。每日惟勤慎趋公，他非所计。总署大臣张侍郎荫桓，由佐杂起家，向在山东，为丁文诚公所卵翼，后趋附北洋李文忠公，洊升今职，侍郎颇自负才望，亦雅重人才，欲余入彼彀中。余自维拘谨，难酬所望，侍郎不悻，扬言于众曰：陈章京不愿作海关道乎，何对我落寞如此。余仍一笑而已。会英公使函请会晤，余随文忠接见，并录记两方问答。文忠年纪高，不耐久坐。而英使又哓哓不已，日将夕始辞去。未去一钟以前，侍郎亦入坐。文忠送英使返，即索观问答簿。余即呈上，约二千余字，叙要案甚多。文忠笑曰：何其速也，然稍迟我亦不能候矣。略看一过，书“阅定”二字，交供事缮正，赶于夜半交进内章京，呈请邸枢各堂阅看，以免隔阂。文忠去后，余亦疲惫，匆匆下班，偶忘于问答簿内添注“某钟某刻，张侍郎续入坐”字样，本一时之疏忽，未始不可谅也。诂侍郎调簿重阅，见无声叙“入坐”字样，登时怫然。谓此等问答连我衔名已忘，其余英使所说之事，更不可靠。甚谓文忠年老，所答之话，我亦不放心等语。恣睢情概，旁人亦觉过当。实则原叙问答，均系根据条约，驳复一字亦不能改也。越日，余上班闻

之，仍一笑而已。洵届两年列保之期，定例记名海关拟保几员及应保何员，由堂上酌定；其余保举升阶升衔事属寻常，均由章京自行酌拟，呈堂汇保。余时系实缺员外郎，因请俟得郎中后，以四品应升之缺开列在前，请旨升用。侍郎阅之，谓他友曰：陈章京朝夕趋公，总算辛苦，何以保此虚而无当之升阶，不知有何益处。厥后题升郎中，适逢内阁侍读学士缺出，职系四品，为郎中应升之阶，余遂缘此保案得邀简任，诚始愿所不及。方侍郎之获谴也，时在戊戌八月十五日，由刑部解赴兵部遣戍新疆。刑部司员押解侍郎者，为其同乡区君，此君夙与侍郎不相能，匿怨已久，特在部求派押解差使，计由提牢而司而堂，经历五六处，区君均坐堂点解，不肯稍留面子，侍郎亦无如之何。当解到兵部时，余适在职方司，此案应由武库司办理，因系秋节，司中阒无一人，余急往库司与区君周旋，区君守取回文，悻悻而去。怨毒之于人甚矣，可不惧哉！余送区君出，即往司堂东偏屋内慰问侍郎，侍郎满面流泪，并云：我非康梁一党，不知何以得此重谴。余惟以圣恩宽大，早晚必可赐环安慰之。侍郎谓，日已过午，腹中饥甚，诂是日秋节，饭庄未经开市，仅买得月饼少许，为侍郎充饥，侍郎甘之如饴，谓一饭之谊，将来必报。余送侍郎署外，看其上车，飭五营承解弁兵，沿途小心伺候，不准稍有大意。后谒李文忠公，公曰：不料张樵野（侍郎号）也有今日，我月前出总署几遭不测，闻系彼从中作祟，此人若不遭严谴，是无天理。相与嗟叹者久之。

侍郎获谴后又三日，吾乡李尚书端棻亦遭严谴。尚书学问渊雅，性情笃厚，徒以为人所累，致罹党祸，都人士莫不怜而谅之。新会某孝廉，乃尚书典试粤东所得士，继之以婚姻，戊戌会试寓尚书宅，地近则言易入。当变政之前数月，新政逐日举行，朝野震骇。尚书时为仓场侍郎，封奏独夥，均系变法维新，与平素旧学宗旨大不相符，门生故旧纷纷訾议。余目睹党祸已成，窃代忧之。七月杪，礼部堂官不为司员王照代奏事件，奉旨六堂同日褫职，尚书超擢礼尚。八月朔，由通还京，余谒之于邸第，谓公曰：交非恒泛，不作谀词，今日为公贺，恐明日将为公吊耳。公愕然。时公门人贻司业谷亦在坐。公曰：然则何以教我。余曰：时局如此，成败利钝未能逆料，只有谢病辞官，尚是保身一法。公曰初三日到任，已传知阁部曹司并发谕帖，此事岂能中止。余谓从前乾嘉时代，和珅擅权用事，闽中某中丞时为苏抚，与和素通声气，后知和将败，恐罹党祸，亟思请疾，而又无词可措，爰于大朝会时观瞻所系，故作失足昏晕状，具折请假开缺，卒免于祸。公益仿而行之。公踌躇未决，贻君曰：此计甚妥，师座若肯弃此官，门生亦愿弃微职，从公优游林下。越日，公赴部履新，部中土地祠祀唐韩文公愈，例须行礼，公于行礼时，故为失足不起，众目共睹，忽忽扶归。即缮折请病假二十日，贻君亦同日请假，风义可佩。此假期内波谲云诡，幸在旁观。迨十五日，张侍郎荫桓奉旨遣戍，南城外士大夫群相议论，全集矢于公。公不得已具折自行检举，奈是日适有内监他案发生，东朝震怒，阅公奏疏，谓为有心取巧，仍从重论，发往新疆，效力赎罪。余以公咎虽应得，而情有可原，从前原系托病经旬，日中之激刺震撼，公真病矣，而发遣不能缓期，窃不自揣，欲急友生之难。翼日，独诣军机处面谒刚相，述尚书患病实情，求代展期起解。刚相意不谓然。余复谓尚书原请病假在未获罪之先，并非获罪后方始请假，希图逗留。刚相谓此系旨意，我不能代请旨，声色微厉。余亦忘却此乃密勿重地，小臣不能在此任意喋喋，几成僵局。幸荣文忠公出而言曰：君等所谈何事，何尚未解决也。刚相色稍霁，谓文忠曰：君瞧筱石为人太好，现为同乡李慈园遣戍事，求我展假，此何等事，你我何能擅便。文忠略一沉思，笑谓余曰：发遣系奉严谕，即日启行，岂能展缓。刚相之言甚是；惟有一通融之法，尔速到部传谕即日起解官员，遣戍首站多宿天宁寺，已算遵旨出京。如实病，再具呈城厢司坊官吏，请假一二日未尝不可，公义私情，岂不面面俱到。语未竟，刚相拍手赞成曰：此计甚好，尔即照此办去。余到部不移时，尚书已到，敬候发遣。余送尚书至天宁寺，情话一夕，又为通融请假二日，部署行装。自惭京员清苦，无力厚赈。越日，车声辘辘，尚书竟赋西征。此戊戌八月事也。迨庚子七月，某邸参中外大员情通外洋十五人，余竟附骥尾。折虽阁下，上忽询及余。刚相先言曰：陈某曾在臣部当差，

人极正派，且有血性，能办事。天颜亦为之霁。文忠出语余曰：此数日内，我与庆邸亦犯嫌疑，说话不灵。刚相说你好，尤足以动天听。后知刚相谓余有血性，盖指当日尚书遣戍，余与彼在军机处门外争持之事云。

光绪戊戌政变，言人人殊。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，徒以利害切身，一闻警告即刻由涇园还京。维时皇上尚在勤政殿接见日相伊藤博文，宫中府中不暇传宣警蹕，慈驾已回西苑。越日，允皇上之请出而训政。步军统领五城番役拿获案犯康广仁、刘光第、杨锐、谭嗣同、林旭、杨深秀六人，世所称六君子者。奉旨以案情重大，著军机大臣、内阁大学士会同刑部严行审讯。嗣复命御前大臣督同审讯。定例，御前班次在军机内阁之前，众推庆邸领衔（时官御前大臣），天尚未辨色，邸堂忽命材官来余寓所，促入府商议要件，余遵谕趋往。铁君良亦至（时为工部司员，后官江宁将军），邸云：康广仁等一案极为重大，吾忝领班不能不借重两君，速往刑部会讯。并谓同案六人情形亦复不同，闻杨君锐、刘君光第均系有学问之人，品行亦好，罗织一庭，殊非公道，须分别办理；君等到部可与承审诸君商之。余等趋出，时甫上午九钟。爰往译署先行片文咨照刑部，略述奉派会审缘由。诂余车甫至西交民巷口，部中番役来告，此案因今早某京堂封奏，请勿庸审讯，即由刚相传谕刑部，将六人一体绑赴市曹正法。缘外间讹言孔多，有谓各公使出而干涉，并谓一经审问，恐诸人有意牵连，至不能为尊者讳，是以办理如此之速。余不曾亲莅都堂，向诸人一一款洽，过后思之，宁非至幸。时戊戌八月十三日之事也。

已革端亲王载漪，少不读书，刚愎自用。自己亥冬间，其子溥煦立为大阿哥，朝中视线均集于该邸。满大臣中竟有先递如意，希冀他日恩宠者。所管虎神营，于神机营外独树一帜。庚子拳匪乱起，一意提倡之。维时某相国、某上公均授溥煦读，皆笃信拳匪，恃以仇教灭洋，漪遂深信不疑，谓拳可恃。步军统领已革庄亲王载勋，右翼总兵其弟载澜，复附和之。凡拳民入京赴庄王府挂号，即为义民。旬日之间，乱民集都城不下数万，均首缠红布，手持短刀，杀人放火，昼夜喧嚣，有司不敢过问。各公使馆由天津调兵入京自卫，苦于兵数无多，仅于东交民巷东西巷口设卡驻兵，与我相持。董福祥一军经调扎正阳门、东安门一带，保护内廷，严饬不准与洋兵冲突。董福祥带武卫后军归荣相节制，诂载漪暗相结纳，引为己用，福祥亦以灭洋自任，荣相再三戒饬，竟不听命。实则福祥虽号知兵，仅与西域回匪结过硬仗，而泰西节制之师，彼实未经尝试，因之相持数月，拥数万之众，乘势取攻，竟无如千余守使馆洋兵何。朝廷亦以攻使馆为非计，特叫大起三次，凡近支王公大臣内阁六部九卿，均蒙召见，面询方略。许侍郎景澄、袁太常卿昶，力言衅不可开，言次激烈，竟触载漪之怒，当面申饬，杀身之祸，即肇于此。嗣闻天津不守，外兵行将入京，救护公使侨民。盈廷士夫均意在从速议和。漪怒甚，遂矫旨先将许侍郎、袁京卿正法，以钳诸臣之口。未几，而徐尚书用仪、立尚书山、联阁学元相继弃市，时距洋兵入城甫三日也。比时朝野震撼，人心惶惶，几有朝不保暮之势。总缘彼有恃而不恐，盖欲早举非常之事，而事与心违，大欲未遂，矫而出此，倒行逆施，致成两宫西幸之局。而国事危如累卵，已亦身败名裂，哀哉。

当载漪恣睢用事，时余适署顺天府尹，有安抚地方之责。五月十八日，拳匪火烧前门外大栅栏某洋货铺，延烧广德楼茶园，竟召燎原之祸。大栅栏以东珠宝市为京师精华荟萃之地，化为灰烬。火焰飞入正阳门城楼，百雉亦遭焚毁。此诚我朝二百年未有之变。炉房二十余家，均设珠宝市为金融机关，市既被毁，炉房失业，京城内外大小钱庄银号汇划不灵，大受影响。越日，东四牌楼著名钱铺四恒首先歇业。四恒者，恒兴、恒利、恒和、恒源，均系甬商经纪，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，信用最著，流通亦最广，一旦停业，关系京师数十万人财产生计，举国惶惶。余适入内奏事，忽奉旨令于召见军机后入见。向例臣工叫起均在军机之前，此次忽命留后，不知上意所在，心切惴惴，亟趋诣朝房祇候，晤庆邸，略谈数语，忽苏拉来报，端郡王已到门，余素无一面之缘，无从款叙，渠入门横目以视，故

为不屑之状。庆邸亟谓彼曰：此是顺天府尹陈某，在此预备召见，是我们衙门旧同事，署任京兆，现在地面上事全亏他。渠唯唯。余甫与周旋，内监已传旨命余入见，两宫问地方安静否？后问所管近畿各州县，有无民教相仇之案续行发生？末谓昨日四恒因炉房被毁，周转不灵，呈请歇业，四恒为京师金融机关，岂可一日闭门。我命步军统领崇礼设法维持，他与四恒颇有往来，又系地面衙门，容易为力。诂彼只有叩头，谄为顺天府之事。尔是地方官，本难卸责，此事究应如何办理？我想四恒本非无钱，不过为炉房所累，一时不能周转，如以银根见紧，官家可先借银给他，从速开市，免得穷民受苦。尔可回署，传谕该商等妥筹办法，以三日内办好为妥。承旨出，刚相候于门外，对余曰：四恒事太后曾向我谈过，我谓非君不办，但奉托一言，勿论如何切勿牵累当铺。至嘱至嘱。余奉命已觉毫无办法，聆刚相言更不知其意何在。当即回署，传见大、宛两县。诂两县均系油滑老吏，不献一策，治中王君系忠厚长者，询之亦不得要领。此事关乎民生市面，又奉特派，诂能任意延宕，空言搪塞。经历邢君进而言曰：（尹署有事，治中两县经历同见。）接济四恒，先须筹款。京师城厢内外当铺约一百十余家，均系殷实股东。若命两县传谕，每家暂借银一万，共有一百十余万，可救暂时四恒之急；且当铺均有殷实股东，闻刚相亦有当铺三处，始悟刚相切托，毋牵累当铺者以此。余谓市面如此恐慌，当铺与四恒风马牛不相及，岂可以官势硬借。邢谓四恒局面恢阔，各家当铺均借有四恒之款，此时不过借官面，为渠等划拨耳。余谓君言甚善，惟早间奉上谕允，拨官款协助，既有官款，何必累及当铺。现与诸君但商此时如何承借，将来如何归还，暨如何分配，如何抵押种种手续耳。自维一介穷京曹，与四恒素少往还，不知该商等内容底细，今奏借官款，勿论内帑，勿论部帑，责任均由顺天府一人担负；万一四恒将来不能归还，又将奈何。金云，此层可不必顾虑，京中大宗商务，如木厂、洋货庄、山西票庄、粮食铺、当典铺，均借有四恒银两，必有借券为据，即以借券作抵押品，如奏请一百万官款，即令四恒将各商借券一百万，存入府库备抵，岂不切实。余以为可行，斟酌再四，票商殷实并有山西老号为根据，当商纵令关闭，架上有货亦较他商为切实，卒以二者借券为抵。议定，余挑灯自行削草，漏夜缮折，翼早奏上，奉旨允行。人心为之大定。

查原奏系请官款一百万两，计内帑五十万两，部帑五十万两，内帑五十万，越日即行发出，部款五十万，余请于王文勤公文韶（时官户尚），比时户部为董福祥驻兵，司员星散，部库亦被封锁，无从领取，而四恒需款甚急，文勤亦无所措手。适遇戎曹旧僚友某君，告余曰：闻君处分四恒事甚好，商民莫不感诵，户部现驻董军，部款未能领出，自系实情；但该部有内库在东华门内内阁后门东偏，闻之先辈言，庚申文宗幸热河，濒行敕户部提银一百万存入内库，此时当尚存在，何不一查。翼日，入见文勤备述始末。文勤曰：微君言，吾亦忘之。立时传谕所司开库发款，分交四恒领讫。厥后两宫西幸，洋兵入京，东华门为日兵佐守护，全权入京，百事待理，部库五百万余款，均由某国捆载东去（赫德为余言）。而全权办事处设立，需款孔亟，余犹密令陶君大均权商日官，将内库剩存五十万两联车运出，以济急用。事后思之，诚为始愿所不及云。

端邸挟贵倚势，盛气凌人，汉大臣中稍有才具者，必遭忌克。当拳匪火烧正阳门，中外岬岬已启，朝廷犹不忍毅然决裂，特于五月廿一、二、三等日连叫大起，召见王公、贝勒、军机、内阁、六部、九卿，面询方略。每日两次召见于西苑仪鸾殿东暖阁，两宫背窗北面坐，门由西进，座前设御案一，与门相距咫尺，臣工揭帘入，由御案前经过，均往后跪，案前数尺地，由近支亲王军机重臣环跪，便于参赞密勿，他臣不敢越过。诂是日早起，嘉兴许文肃公景澄进门稍迟，视阁内人数拥挤，无从退后，乃跪于御座旁。军机大臣仁和王文勤公文韶，首言外衅万不可开，使馆尤宜保护。端邸当面呵斥，文勤汗流浹背，俯首不敢再言。皇上紧握文肃之手，谓尔出使外洋多年，现又在译署当差，必有处置善法。文肃对如文勤所言。近支王公群相责备，人多言杂，不得要领而退。迨午后二次叫起，各大臣咸在仪鸾门外朝房伺候。袁忠愍公昶忽谓濂公（名载濂，端王兄）曰：围攻使馆此系野蛮办法，德使

已被戕，倘各使再有伤害，各国岂肯干休，弥天大祸，即在目前，请向端邸切说，不可孟浪。言时声泪俱下，顿失常度。濂公怫然曰：此事我不能管，尔可径向端王说话。未几，两宫叫起，各大臣慑于天威咫尺，不敢进言，但静候上头处分而已。连叫三日大起，仍不得要领而散。从此端邸切恨许、袁二公，杀机即伏于此。七月初三日两公菜市正命，举国衔哀。

越数日，余谒荣文忠于邸第，商酌弹压地面方略。董福祥排闥直入，谓文忠曰：此事从何说起，顷间端邸传见，令我添兵攻取使馆，我兵已损伤不少，岂可再调。言次悻然。文忠漫应之。余料其尚有他事，先辞出。福祥告文忠曰：我看陈府尹很好，不知端邸何以大说渠闲话。文忠曰：陈府尹与端邸各办各事，如风马牛不相及，闲话从何而来？我见端邸可代为疏通。越日文忠入直，两宫发下端邸封奏一件，共参十五人：首李文忠、次王文勤，均请即行正法。余第十五，折中不言余由兵部出身，但言余由总理衙门出身，意余与洋人办过交涉，因以罪余。时文勤甫入直房，文忠即将端折置入匣内，不令文勤阅看。少焉，内奏事太监传旨入见，诸事承旨毕，参折尚存御案上，太后无语，皇上视文忠，冀有转圜之策。文忠奏曰：中外决裂如此，全系载漪作成，今日又有封奏，不知载漪愿将祖宗天下闹坏到如何地步，方始罢休。太后矍然曰：我亦不以彼为然，今日封奏，著即阁起，勿庸议。文忠碰头，回顾王文勤曰：可速碰头谢恩。文勤重听，此事全不知底细，尚以为获邀赏赐上方珍件也。迨退入直庐，文忠以原折交其阅视，文勤惊喜交集。

余以署任人员，日在枪炮林中，力顾考成，代人受过，太觉不值。言于文忠，请令王君培佑回府尹任。文忠初不允奏，嗣以端邸与余有意见，恐蹈危机，因奏飭王培佑回本任。太后谓陈夔龙署事以来，百废俱举，且经手承办要件甚多，何能听其交卸。文忠谓陈夔龙奉办各要件，已有端倪，既有本任人员，似应令其到任历练，俾免旷职。太后始允。既而曰：陈夔龙办事得力，无端令其交卸，未免面子下不去。文忠谓，诚如上言，查王培佑现署太仆寺卿，亦系三品大员，可否即令陈夔龙署理。旨曰：可。余遂于七月十二日卸府尹任。迨二十一日北京不守，两宫西狩，余无守土之责，获免清议，惟有惭汗而已。

董福祥围攻使馆，相持日久。一日端邸忽矫传旨意，命荣文忠公以红衣大将军进取。红衣大将军者，为头等炮位，国朝初入关时，特用以攻取齐化门者，嗣后并不恒用，弃藏至今，形式仅存。即访当年谙习演放炮弹兵弁之子孙，现存亦属寥寥。炮身量极重大，非先期建筑炮架不适于用。以地势言，此项炮架，须建立于东安门内东城根，城外即御河桥，桥南西岸迤迤数十步，即英使馆。统计由城根至使馆不及半里，各国公使参随各员并妇孺等均藏身于馆内，该馆屋宇连云，鳞次栉比，倘以巨炮连轰数次，断无不摧陷之理，不知该邸何以出此种政策。此炮放出，声闻数里，宫中亦必听闻，亦断不能演而不放。文忠心颇忧之。继得一策，以炮弹准否，全在表尺，表尺加高一分，炮位放出必高出一尺之外，密嘱炮手准表尺所定部位，略加高二三分，轰然发出，势若雷奔电掣，已超过该馆屋脊，视线出前门直达草厂十条胡同，山西票商百川通屋顶穿成巨窟，该商等十数家环居左近，一时大惊，纷纷始议迁移。越日，收拾银钱帐据，全数迁往贯市暂住。厥后洋兵入城，各种商号均遭损失，西号独克保全，不伤元气，未始非此炮之力。各使经此番震撼，益切戒心，当议约时，各使犹复提及此事，意颇悻悻。余私谓李文忠公曰：当日演放炮弹时，尺码若不加高，恐使馆已成灰烬，各使亦难幸存，不过肇祸愈烈，索款愈多，求如此时之早定和局，戛戛乎其难矣。文忠亦以为然。

海城李鉴堂督部秉衡，以川督奉命巡阅长江。维时拳教相江，沿江各督抚会电略谓，内地拳民不可恃，各国战事不可开，洋洋千余言，推督部领衔，朝廷虽不尽从，亦尚未显示决裂也。自日本书记生杉山彬、德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，战事已起。某相国、某上公奏保督部知兵，电召来京，时维七月初三，正许、袁两大臣授命之日。督部入景运门，某上公迎之于九卿朝房，余适有他事，与马军门玉崑酌商（军门奉命驰往天津督战），同在朝房。督部昌言于众曰：前次沿江督抚电奏，我不知情，系

张香涛窃用我名领衔。李中堂在广东亦有电奏，朝廷任用此种人，焉得不误大事。某上公闻之，趋奉惟谨，亦若督部一到，前敌指挥裕如，督部亦沾沾自负，不憚顿翻沿江联衔前议。迨其后请训赴津，夤夜驰往荣文忠公邸第，屏退侍从，密谓文忠曰：洋兵如此利害，战事那有把握，我此番往前敌，但拼一死，可速电召李中堂迅即来京办理和议。文忠愕然曰：君早间请训，吾辈一同入见，君谓民气不可拂，邦交不可恃，战事必有把握，颇动两宫之听，何一日之间所言自相矛盾如是之甚也。督部默然，匆匆辞去。诂甫至杨村，所带部曲半已哗溃，督部亦遂吞金自尽。倘于请训之时，以对文忠之语，密陈于两宫之前，未始不可回圣意；此时舍战言和，各使适困馆中，转圜较易为力，条款亦何至如后此之虐，西狩之行更可中止，国计民生保全甚大。督部不此之务，始以大言欺世，继以一死塞责，毕命疆场，诚得所矣，而君子不取焉。

余由庚子五月十七日署顺天府尹，七月十二日卸任，为时不及两月，承办要件极多，而奉旨督办京津一带转运事宜，尤为重要。时以衅端已启，成败未定，特命府尹筹备大车二百辆，以备万一。翠华西幸之用，爰假转运军需之名，以镇人心而备缓急，都下风鹤告警，京员眷属纷纷南下，日需车马为数不少，既经出京，一时不能遄回，辇下车马更形缺少；而董福祥、余虎恩所带之兵，到处抢掠，京员自有之车马，大半被劫。总以上情形，一时骤办二百辆大车，甚非易事。因思京通十七仓，花户约数十家，夙为仓蠹，彼等气魄甚大，每户以少数计，约有大车数十辆或百辆，若假以词色，令其急公奉上，仍从宽给价，彼既享优价之利，而又得报效之名，宁非所愿。爰令大、宛两县剴切晓谕。该仓户等均各乐从，不三日间，车马萧辐辏于尹署左近。余为编号，暗以兵法部勒，五车为一起，二百车分为四十起。遇有前敌各军应需，车辆更番转运，限七日为来回。然勿论前途所需如何紧急，必留车三分之一，不准拨动，专备内廷临时之用。诂余甫卸任后，本任王君不甚解事，遇有各军需车，尽数支取，而通州一带败兵充斥，掳掠横行，此项车马一去不能复还，三日之间署为一空。余时犹居署内，偶一出门，只见署之左近，空诸所有，不似日前肩摩毂击景象，心窃异之。

诂十五日八钟，军机处苏拉传信，谓赵堂请即刻前去谈话。赵堂即赵尚书舒翘，时以刑尚入直军机兼管顺天府尹事。余疾趋入内，尚书谓余曰：顷间两宫有西行意，问君前办之车马尚存若干？余谓前办大车二百辆，因前敌各军转饷孔急，截至十二交卸日止。计发出一百二十辆，留存八十辆，均专案移交后任收讫。顷进内时，目睹府署前后左右，并无车马，不知王府尹如何办法，竟尔一辆无存。尚书愕然，嘱余回署转告本任，从速预备。余回告王君，渠惊惧之下，手足竟无所措，但有涕泣。余亦无可如何。诂十六日八钟，苏拉又来，谓尚书请我仍到军机处说话。余谓是否并约现任顺天府尹偕往。答曰：并不请王府尹。余心颇不谓然，第不能不往。余谓昨嘱预备车马一事，已转告王府尹。渠焦急万状，今日公何不约渠商办，而又促我前来，诂另有他事相委。公谓上西行意甚切，非车马不行，此事保之（王府尹字）如何办得来。我意请君不分畛域，助予一臂，前雇车马既已转运无存，烦君另行代购二百辆以供上用。余云此事此时万办不到。从前人心未去，号令能行，各仓户尚在京中，车马在家，徒费膏秣，一经官家收用，咄嗟立办；今则人心惶惶，仓户避乱，转徙一空，勿论二百辆，即二十辆亦无从雇用。此层请公原谅。尚有为公申明者，从前奉旨命顺天府尹筹备车马，余固顺天府也，自应遵旨承办，今余已交卸，负责自在顺天府尹，第恐两宫不察，谓余系承办之员，此时既有延误，应余执咎，余虽不敢分辨，倘因而获重罪，诂非冤甚。乞公于召见时，代为分别婉陈，免滋余咎，并谓余今日即移家南城，不复寓署内。明日公若为此事，尽可向保之商办，勿再约我，即约我亦不能来。故示决绝，以免纠缠。实则尚未移家也。

诂十七日八钟，苏拉又来传信，谓礼亲王在军机处即刻候余说话。是日正值徐、立两尚书、联阁学授命之期。昨夜拿交提署，已有所闻，举家正深惶惧，今忽闻礼邸请余说话，妻女相对愁惨万状，不知此去是吉是凶。继而余妻许夫人慨然曰：事已如此，势难托故不去，君但放心前往，倘有意外不

测，家中事我自任之。余不顾而去。诘知一到军机处，仍系尚书出见。乃知尚书虑以己名，约余不来，故特假称礼邸相约也。余疑虑顿释。谓公今日约余又系何事。尚书执前说，谓上问究竟能预备若干？但有数十辆亦可济用，不必二百辆之多。两宫体恤如此，君敢不相助为理乎！余固询公曰：今日顺天府来否？公谓他不能办事，未曾约他。余至此不能不急，且不能不怒矣。因敛容对曰：此乃顺天府应办之事件，我现在并非顺天府，一切事权不属。公舍现任顺天府不问，而独向余责难。岂以余为可压制，而将坐余以谗谢之罪耶。正彼此争执间，荣文忠忽由宫门趋出，谓车马之事，上知一时无从预办，太息曰：既无车辆，我们决计不走便了。尚书闻之喜甚，余数日忧惧为之顿释。正拟退出，适徐侍郎承煜趋进，与文忠密语。余从旁窃听，大约监斩徐尚书诸人事，顾盼自适。文忠默然不发一言，侍郎喋喋不休。文忠厉声曰：我尚有事，不必再谈。掉头回北屋，余亦乘车归寓。许夫人及吾女，已望眼欲穿。越四日黎明，两宫竟西行矣。余不能麻鞋间道奔赴行在，迄今思之，辄深内疚。

西林岑制军春煊，以门荫官水部，洊升京卿，因缘时会出任粤藩。戊戌政变，为康梁牵累，几遭严谴，从宽改调甘藩。庚子勤王，带队由蒙古草地，驰廿余日夜达京师，各省勤王兵无一至者，制军一旅不啻从天而降，两宫褒奖逾恒，承恩遂由此始。余适为京兆尹，任京津前敌各军转运事，制军诣余索取车马，意在驰往前敌助战。维时李鉴堂督部甫出京，督带余虎恩、张春发各军驰往杨村等处，军事孔棘，督部惟拼一死以塞责。大局已不可收拾。制军亲率材官健儿，由草地来京，仅百数十人，余军尚驰驿需时。余言之荣文忠公曰：杨村已将不守，通州势成岌岌，李鉴帅全军恐致覆没，若令制军继往，不过同归于尽，人才难得，须爱惜之。文忠曰：君意云何？余谓某奉旨办理转运事宜，阳为接济前方战事，实则专备两宫西幸，不至临时周章。查昌平地近南口，为入宣府大同要道，不如姑令制军驻兵此地，借资休息，徐观世变，为异日之用。文忠谓然。制军不知底细，临时意颇怏怏。余亦不便明告之。未十日，都门飞牡，翠华西狩，道出南口，制军就近首先迎驾，旋扈辇由晋而秦，极蒙恩赏，遂跻开府，总制川粤，官符极其煊赫。后为项城所尼，不安其位。辛亥铁路风潮，全国震骇，特起督蜀，甫至鄂中，武汉已发大难。余时任北洋，电保制军移督湖广，责以规复鄂垣，诘知已微服扁舟，潜回沪渎，卒徇党人之情，首先列名电迫朝廷逊位。臣节不终，识者惜之。当制军扎仕时，凭恃恩宠，嫉恶如仇，颇有赫赫之名，与南皮、项城相鼎峙。时论南皮屠财，项城屠民，西林屠官，三屠之名，流传几遍中外。又谓南皮有学无术；项城有术无学；西林不学无术。此言殊不尽然，制军幼承庭训，雅负权略，余官京曹时，曾见其受业于吾乡李苾园尚书之门，执弟子礼甚恭，部务之暇，辄手持一卷，拳拳服膺云。

两宫西狩为七月二十一日。余时尚在尹署，当与京尹王君培佑商酌，谓和议即在目前，府尹为地面官，衙署局势极宏敞，洋员必来寻问。君若不远引，余愿偕君同洋员向机应付，徐图补救之法。王君无远略，但思逃避。余谓君若离此地，余无守土之责，不得不先君行矣。适前敌运输车辆马蹇回数辆，余急乘之，偕妻女出署。许夫人不令余车先行，自为前驱。谓迎面倘遇敌兵，拼作一死，留余身为国家效力。友人胡硯孙观察延，因乱回秦，所寓在黑芝麻胡同，仅派家人看守，当即驱车暂寓胡宅。所见沿途避乱平民，万人如蚁，均往西行，鸦雀无声，景象极为凄惨。困处胡宅三日，一无所知，但闻洋员并无恶念，亟觅庆邸议和。偶思译署总办舒君文，在署资格最深，与总税司赫德颇有交谊，所居东四牌楼九条胡同，与余宅望衡相对，中仅隔于甬道，爰命仆向彼探问各方消息。维时敬尚书信、裕尚书德、那侍郎桐均在彼处（后均升任大学士），苦不知余之住址。闻余尚在京，均各欣然约余速往，会商要事。缘舒与赫德已经浹洽数次，又得日兵驻宅保护，隐然成为办事机关。诸公述赫德言，各公使寻觅庆邸甚急，意在出而议款，甚至邸宅探寻多次，不如据此联衔具奏请飭，令庆邸回京议约，便宜行事，与各国公使浹洽。余谓此论良是，但各国指名请庆邸还京，万一两宫不谅，庆邸亦

在嫌疑之地，不若据情奏请钦派亲信大臣，会同庆邸来京开议，较为妥善。金谓为然，由余拟就奏稿。时圣驾已抵山西大同，庆邸因病留滞怀来行馆。稿虽拟定，无人赍投。译署旧友吏部郎朴君寿（后官福州将军，殉辛亥之难）亦在坐，平时颇以白首冯唐为感。余谓朴君曰：君欲建功立业，此其时矣，盍冒险一行。众亦怂恿之，朴遂允。由余另拟上庆邸公函，详述原委，所具奏折即请庆邸专弁径达行在，守候恩命。折中具衔者八人，崑中堂冈领衔，以次叙列。庆邸接见朴君后，即将原折派弁驰递大同行在。时两宫正启銮幸太原，接到此折件，即命庆邸迅速入京，并未另简他人，但电催李文忠迅速到京会同办理。第驾幸太原时，竟将庆邸眷属全行携去，亦可以测上意矣。此八月初三日事也。同时，并派会衔入奏之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，汉大臣仅余一人，实为惭幸。初十日庆邸入京传谕，明日午后一时，同在北城广化寺会面，并约赫德同来（庚申恭邸接见洋员，即在此寺），余与诸大臣均到。河山风景，举目悬殊，不禁相对饮泣。款议须俟文忠莅京，始能著手。先商之赫德，转诺各兵官，先行开放各城门，俾四乡粮食菜蔬照常入城，以维生计。并戒各国军队强占民房、抢掠奸淫，以保人格。赫德一一允诺。浹旬阴霾，已见一线曙光，此会诚大有造于商民也。赫德谓城内有外兵驻扎，可保无虞，附畿各州县镇市，闻尚有义和团勾串土匪溃兵，肆行杀掠，外人啧有烦言。此事中国地方官应负责任。倘外兵出而剿洗，玉石俱焚，所伤实多。庆邸谓余曰：尔可行知顺属各州县，一律设防自卫。几忘却余已卸京兆任。余谓现任府尹王君培佑，不知逃匿何处。大、宛两县消息，亦复寂然，容即托人探访。庆邸莞尔曰：我以为尔尚是顺天府，但虽卸任，此事总得帮忙。余唯唯。邸又嘱将此次会晤情形，详细拟稿，即日六百里驰奏（时电线已断）。崑相起而言曰：徐中堂桐以身殉国，从容就义，拟请附奏请恤。庆邸勃然变色曰：徐相已死，可惜太晚了。倘早死数日，何至有徐筱云尚书论斩之事。因言十七日早间，徐尚书诸人已拿交军署。军机入见，传旨片交刑部，即行正法。荣相碰头吁恳，谓外边消息甚紧，京师岌岌可危，不宜骈戮大臣。即令有罪，亦须审讯明确，况本日系文宗显皇帝忌辰，例应停刑，可否暂交刑部狱中，讯明再办。上不允。而徐侍郎承煜已承命监斩。文忠退出殿外，与我相遇，即曰：今日又杀筱云，骇人听闻。此人必须保全，他日议和亦得一臂助。拟与君再行请起，代为乞恩。又曰：此数日间，吾二人亦犯嫌疑，恐难动听，不如邀同荫轩（徐桐字）、文山（崇绮字）四人请起，力量较大。君在此少候，我立约彼等即来。先商文山，谓：与筱云虽无深交，亦无意见，可以同住。迨约荫轩，渠冷笑谓文忠曰：君尚欲假作好人；我看此等汉奸，举朝皆是，能多杀几个，才消吾气。吾子奉命监斩，不能代乞请。文忠赍然而返曰：事不谐矣，冥冥之中，负此良友，奈何奈何！此七月十七日事。筱云诸人之命，实断送于此人之手。假使筱云尚在，今日议事，多一解事之人，岂不甚善。渠死事遗折，我不能代奏。庆邸谈次，意极愤。余等闻之，均各怆然。此为全权入京第一次会晤洋员，商办和议之肇端。余故详为之记。

拳民虽恣睢暴戾，寻仇擅杀，然亦尚知敬重长官。余署京兆尹时，各城门闹市均设神坛，虽亲贵大臣经过，喝令下舆行礼，不敢不遵也。独余车过时，知为顺天府谓系父母官，转学西人举一手为礼。一日余正在宅中与仲山尚书茗谈，仆人来言，有大师兄求见。延之入，立于阶下，持刚相名片一纸，谓现因会中人数太多，饔飧不给，所寓某寺与府中所设平糶局相近，拟借拨京米二十石备用。俟筹有钱米，即行奉还。余尚迟徊。尚书谓，彼等亦君之子民耳，不如给之。当即缮发谕帖，令其持向局中与该局委员浹洽，如数拨用。时天际浓云密布，大雨将至。该拳民仰天太息曰：我等亦系好百姓，倘上天早半月降雨，四野沾足，早已披蓑戴笠，从事力作，那有工夫来京，作此勾当，所谓盗亦有道也。翼日，谒刚相手出军机处交片一纸，系交仓场拨米三百石备用，嘱余就中划还。余谓将来平糶事竣，于报销册中声叙数语可耳，此时勿庸汲汲拨还也。

古语有之：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，此言良信。当拳匪肇祸时，崇尚书礼时任步军统领，责司地面，与右翼总兵载公澜臭味差池，载公言之端邸，意欲基之而未有间。适四恒歇业，两宫召尚书维持市

面，尚书委之于余，上意颇不悻。端邸以有间可乘，遂谋去公，奉旨开去步军统领，以庄亲王载勋补授。勋固谄事端邸惟谨，而迷信拳教者也。步军统领又名九门提督，即古之执金吾，管理京师地面，权势重要，驺从尤极煊赫。公卸任之次日，以理藩院尚书入直，遇余于东华门，一同下车进内，尚书往昔入直，材官箭手左右侍从约数十人，每过九陌，软尘飞扬十丈，朝野群相艳羨。至是入内侍者，仅仆役二人，与余相似，意颇萧索。顾谓余曰：今日太不成局面。余谓京师拳民充斥，弹压非易，提督一官尤难称职。公已轻轻摆脱，岂不甚善。尚书默然。厥后载勋任事，一味纵容拳匪杀人放火，靡日无之，卒造成蒙尘之祸。各国公使在京议约，惩办罪魁，载勋首罹其殃，适为尚书替人。犹忆洋兵入城时，以尚书曾任提督，祸几不测。邸第为东城之冠，已为洋兵占据。原存四恒银七十万两，无从索回，只身寓西北城穷巷养病。余曾往存问，尚书惟有太息。余曰：当日公若久任提督，则今日罪名恐不属之载勋矣。余方为公贺，公何戚戚为？

庆邸入京后，各官民避难离京，渐次来归。大、宛两县由京西来谒。探知王京兆培佑尚在固安，函约来京，与余同见庆邸。王君贸然曰：此时北京太不成局面，各国弁兵纷纷占据，幸得邸堂到京，请令各公使速将洋兵全数移扎城外，不得在城内居住。庆邸无词以对。旋即送客，继谓余曰：此人太不晓事，如何能作府尹。即日专折，请以余补授。疏入允准，并令随同全权办理议款。又旬日，李文忠抵京，余遂秉承两全权襄办和议。京师每届冬令，贫民众多，顺天府向设粥厂兼放棉衣。兵燹之后，库帑无存，不得已电寄山东袁慰亭中丞、上海盛杏蓀京卿，请各助棉衣裤五千套，即日运京。一面商之日本军官，索回禄米仓小米两廩，分设粥厂十余处。孑遗之民，免受饥寒，私心稍慰。维时公约未定，俄使请另订俄约，先行结束东三省要案。各使不谓然，日本公使争之尤力，而俄政府不顾也，连电俄公使，催促文忠办理。文忠亦以为可，连电行在，乞先允俄所请。虽两全权列名会电，每于发电后，始知照庆邸。一日将夕，庆邸忽令材官促余到府说话。时洋兵分据地段，下午七钟以后，不能通行。翌晨往谒邸，以电奏阅看，并谓李中堂任意坚执，竟徇俄人之请，我可耽不起此项罪名。我拟奏劾之，尔可代削一稿。余沉思良久，笑谓邸曰：急脉宜缓受，此项电奏到西安，必难邀允，不过仍飭令两全权合并公约和衷商办。今贸然奏劾，两宫必疑两全权先不和衷。文忠虽系重臣，究是外臣，邸则皇室懿亲，倘因全权不能和衷，生出枝节，貽误议款，朝廷责邸必较责李相为严。且目前正在用人之际，李相又为中外安危所系，邸纵奏劾，试想两宫能允许乎？既不邀允，试问两全权随时与各使议约，相见之下，何以为情。邸云：然则如何？余谓可将此案详细曲折情形，缮函密寄西安枢府备查，此间仍和衷办理公约事宜。俄约一事，各国既不允另案先结，行在亦断不允许。于公义私情，庶几两全。事遂中止。李相亦微有所闻。辛丑三月，余奉简河南布政使，李相告邸议约需才，会电留余，俟和议告成，再赴本任。五月各国撤〔撤〕兵，交还驻兵地面。顺天府为日本军官驻地，该军官意颇留恋，不肯即时让出。余故使其长官闻知，飭令交还。甫经接收，即日移寓署中，督同两县查看屋宇，均尚完好。各房档案文卷一无所有。署外照墙日官告示张贴层迭。体制攸关，爰飭两县以修理墙壁为辞，漏夜洗刷净尽。翼日余出署，即有原驻署中之日官带领兵士以拜谒为名，径至署内，逐一查勘。继见甬壁上彼等所出示谕，均已除去，颇为惊异。盖彼不料余进署如是之速，办理各事又如是之整肃也。旋奉修理蹊路工程之命，同被命者张都御史百熙（后升尚书）、桂侍郎春、景侍郎沣。从事匠作者，又三月余。时两宫已由西安启銮，初拟由潼关北渡，继改道先至汴梁，俟万寿后再行回京。庆邸忽奉电旨，速往开封祝厘，意恐各使尚有违言，须庆邸到汴面询底细。邸意迟疑，嘱余往商李相，代为一决。时李相已移居私第，病莫能兴。闻余来，延入卧屋相见。余谓庆邸现奉召入汴，人心颇为惊惶。李相谓，两宫召邸，大约不放心来京，庆邸不可不去。余故谓，现在中堂抱病，庆邸倘再离京，若大京师何人主持，似多未便。公强起曰：可告之庆邸，京中议约及译署事，我任之，地方事尔任之，庆邸可放心前去。总之，庆邸不去，两宫不来，言尽于此。余转告庆邸，遂定期就道。诘启行之日黎明，各官均在西车站齐集恭送。倏见杨莲甫